

農政憶往外一章(上)

袁守成

(本文另有插圖刊第四、五頁)

編者按：中外雜誌二〇一期刊出袁守成先生「農政憶往」大作，迭承讀者來函表示推崇，更有幾位熱心讀者來信說：「袁先生在臺灣，曾任公地放領督導、臺灣省農會人員講習所教育長、赴非農耕隊訓練班主任，何不請他將在臺灣參加農村工作的一些經歷寫將出來，以供中外讀者參考。」編者為此謹特商請袁先生在百忙中抽暇將參加公地放領，農會人員訓練等有關於農村復興工作撰為「農政憶往外一章」交由本誌獨家刊載，以供中外讀者參閱。

成都脫險飛往香港

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重慶撤退，成都各街道都已修建了木柵，秩序大亂，行政工作極感困難，我先將農地減租工作結束，次將四川省合作事業管理處處長職務交卸報告省政府最高負責人後，經多方奔走欲得一飛機飛來臺灣，已臨絕望之際，承友人之助，派任經濟部職務，於十二月八日晚到成都鳳凰山機場停留兩晚，行政院各部會首長陸續到達機場！謠傳我等搭機之機會已失，亦只能陸續飛到昆明，正在萬分危急驚險

之時，幸能鎮定忍耐等候，於十二月十日上午突獲上機通知，在敵人包圍圈中，脫險飛離成都，直飛香港。到了香港，爲了搶救淪陷在大陸鄉間的家人，特地在香港停留了一些時間。

舊地重遊心情兩樣

早在民國廿六年七七事變爆發時，我決心前往南京奔赴國難，因海口漸阻，恐滯留福建，乃攜眷離漳州，循海道，經香港，曾在香港漫遊三日，一切猶在記憶之中。不意相隔十二年，竟拋離家人，再來香港，雖然「舊地重遊」，實則亡命他鄉，前後心情各異。飛機到達九龍機場，下機後即與郭士沅等合租壹車過海到香港，找尋旅館，那時的香港四處均告客滿，我在干諾道中遇彭勳武，因已超過廿四小時，未進飲食，不得已已在路旁一餐館中叫一客便餐，剛吃下一口菜湯，竟然大吐，因爲在鳳凰山機場狂風中露宿兩夜，我在一大卡車中和人共一棉被僅能蓋腳部，受了風寒，回憶虛作早在八年前託我加緊催糧，當時他說：「請兄幫忙，我們交一朋友，好嗎？」這個「交一朋友」之戲言，這時得到招待暫住三角碼頭的民生公司祁門輪上，伙食自理。輪懸青天白日旗，員工多四川人，言談均尊崇中央

政府。我上船疲倦已極，蒙頭大睡，放棄午晚餐，半夜醒來，全身大汗，衣被均濕，次晨起身，病況減輕不少，想到出走時之艱險困難，脫離危城，真有「得慶更生」的欣幸之感。在四川成都爲辦理土地改革而忙亂數月，爲計畫出走而心裏沈重多天，到達「東方之珠」的香港，偷生苟安，難計其他。民生公司之門字號輪船，係新從加拿大運回，設備新穎，華貴美觀，中西餐具備。香港洋貨充斥，應有盡有，物美價廉，電影、平劇、跑馬、賽球，各投所好。當時徐堪（可亭）、盧作孚，何北衡，劉航琛、楊俊清，吳邦護諸兄等均有家在港，我不時和他們往來，危難中相聚，倍感親切，所幸，我們對一般的邪遊，賭博、投機，一概未予參加。但香港這一殖民地地方賭博、投機，無所不有，是有錢人的天堂，冒險家的樂園，也是窮人的人間地獄。

澳門地方罪惡淵藪

我離開民生公司的船，吳先培劉曼梅兄嫂請我到他們家居住，款待如賓客，不時安慰，幸得苟活，但曠日持久，援家眷的籌畫，漸感無望，中年棄家，其苦可知！每天不是到太平山頂去散步，就是到海邊枯坐，神魂顛倒，如痴如醉，任

性的抽煙喝酒，等於慢性自殺。每到無可奈何的時候，常悶坐港九輪渡隨其往來，幾次都想跳海，以求解脫。有一天站在輪渡上所掛的鏡前一看，形容枯瘦，黯淡的神態，幾乎自己認不出自己來。仔細思量，父母生我，國家培植我，爲的是什麼？如輕生自殺，對社會何益？對家庭何補？一轉念間，我還應該替社會作些事才是！要活下去！應該活下去！協助我接家眷的親戚，自大陸來信語氣突變，惡毒的謾罵，家眷離開大陸來香港的希望已絕，爲挽救頹敗的身體，祇好毅然暫時拋開無法救出的家人，隻身來臺。於民國四十年三月廿一日搭四川輪離香港，當夜風浪大作，輪船上下迴旋，聲如迅雷，我本來不昏船，因體虛不能不靜臥，次晨天還未亮，我起身入廁，望遠處如水晶宮殿，問茶房近處無陸地，這不是「海市蜃樓」嗎？其實佛家早說過：「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不過人有時未了悟罷了！初到港，某日盧作孚約謝明霄、彭勳武與我乘虎門輪遊澳門，沿途風景優美，抵澳門時沈宗瀚來迎，並接盧作孚的儿媳一同到他家，可見盧沈之間的深厚關係，我等由嚮導帶領遊覽澳門市區與郊外，海濱山水如畫，豪紳巨賈的別墅點綴其間，如瓊樓玉宇，與中山縣界僅隔一城門，黑人守衛，膚色如黑漆，與常見之淺色黑人不同。市面極繁榮，嫖賭鴉片，一律公開，走私販毒，隨處可聞，殖民地政府以收稅爲目的，收稅以地方繁榮爲先務，一切放縱，又爲促成繁榮之條件，故對作奸犯科，似理不理。中央商場，樓高數層，各式各樣的賭博，花樣翻新，住在茶肆酒樓，亦

可在電視牌上觀察賭局而投注，日夜沈迷於此的很多，傾家蕩產於此的，更難以數計，稱澳門爲「罪惡淵藪」，實不爲過。在澳門曾承包華國、梁頌文兩同鄉招待，患難中得到朋友同鄉的接待同情，迄今猶感念難忘。

盧作孚何北衡被騙

在香港停留時間一久，不能不想到以後如何生活？民生公司經濟情形很壞，常見盧作孚抄手立公司窗前，遠望愁思。後與何北衡等商量結果，民生公司有船約二十餘隻，多係平底船，原預備航行長江，不能航行遠洋，但可在東南亞國家傍岸開行，辦理航運，先須在東南亞找一據點，於是山打根，經營農場種植橡膠的打算，他們商量好，要我以勞資合作方式主辦，民生公司可設法接我家眷出來。我答應了。何北衡準備經馬尼拉飛山打根先行接洽，在要走的前晚，何廼仁奉民盟投共的張瀾之命來港，盧作孚、何北衡、謝明霄、彭勳武等人受共偽的欺騙愚弄，一個急轉彎，改變主意，要回大陸，因爲他們相信他們困難的事業，都可得到共僞貸款的謊言。我用盡方法，都不能勸阻。數次與彭勳武語言對抗，何北衡的太太，似覺得回大陸可怕，曾向何廼仁說：「何二哥！你能保得將軍去，保得將軍回嗎？」我說：「自身難保，還保得了誰！」謝明霄也說：「袁哥哥（他們都戲稱我袁哥哥）將來勝利飛回重慶珊瑚壩，我們會來歡迎你」。我說：「你回去還能活多久啊？」彭勳武大說粗話：「你說過球」！後來彭私自曾坦白的說：「明知不是伴，

事急且相隨」。我也說：「既知不是伴，何必苦相隨！」分手最後的一些時間，出街他們不同我走在道，連話也不講！何彭先走，盧謝走的時候，我已經不知道了。就剩下了我在香港，不去就是不去，時時還想法接家眷出來。後來何北衡回香港接家眷，在報上看見韓戰爆發，有失悔的意思，並曾自言自語的說：「美國這個國家很怪，說不定會幫助國民政府打回大陸。」他心裏雖動搖，但不能不回大陸，這時何北衡已被共僞套牢，不回去也不行了。

回到復興基地台灣

回到了久已嚮往的復興基地臺灣，船抵基隆，欣喜欲狂，老友彭汝爲兄等在碼頭迎接。臺灣稱寶島，名不虛傳；雄奇的山；秀麗的水；翠綠的樹木；鮮艷的花草，處處使人心曠神怡，加以政治革新，農作增產，工商發達，國民所得增加，生活亦隨着改善。願此蓬蓬勃勃的朝氣日有所增，國家的壯大，可計日而待。我隻身來到臺北，感喟萬千，繫念眷屬的心情，無法排解。因此任何事都打不起精神來，事業、娛樂，毫無興趣，惆悵愁煩，若有所失。民國四十年農曆六月初六日，爲侯警齋生日，在客室逗他小孩嬉戲，他小孩的年齡與我的兒女相差不多，觸景生情，心事重重，入席飲酒，毫不推杯。散後由臺北市警察局長李德洋駕車送袁永馥與我返和平西路二段卅二巷六號袁寓，袁永馥引我由後門進，無燈，庭中水泥地上，有洗衣潑傾之肥皂水，一不小心，滑倒在地，強起入室，臥塌塌米上，汗流浹背，衆方發

笑，我已覺察右肩骨已斷，衆人不信，我請查報上于善堂接骨中醫診療處所往診，果判爲骨折，遭此不幸，反集中精力在如何救治。當夜已晚，次日往照X光後，轉往中心診所，由骨科名家俞大夫治療，反紮兩臂，滿上石膏，起居睡眠，痛苦萬狀，兩日後俞大夫說：「能忍受否？」我咬緊牙關答說：「能」。又一日，俞說：「那能受得了！不如開刀。」乃住院動手術，鎖骨小，既不能用螺絲釘，又不能用銅絲繞，乃於右肩開一洞，以不銹鋼一條穿入，貫於鎖骨上，養息月餘，始將鋼條抽出，愈後與未折前同，於今相隔多年無異狀。惟手術前上麻藥關係，手術後仍嘔吐，神志昏昏，講話一片天真，毫不受理智支配，爲生平首次天真幼稚的表演。在香港不死，大難已免，小災難逃，逆來順受，心情更趨平淡。

陳果夫師還歸道山

到臺北經若干時日的休養，方去前往晉見我的老師前中央政校教育長陳果夫先生，先生臥病在床，一見面即強起說：「知你來已多天。」隨即詢問四川撤退時之黨政情形，又問政大同學在大邑一帶參戰情形。更談到主辦的合作事業，先生興趣甚濃，我恐怕他老人家過於疲勞，數次起身告辭，先生說：「不要緊，稍談無妨。」最後辭去的時候，先生說：「你身體既已養息好了，當從事工作。」不久果夫先生即商蔣孟鄰先生要湯惠孫先生邀我擔任農復會有關的工作。四十年六月廿七日果夫先生專人送來一函，約翌日往見，

先生立於床畔，喜形於色說：「我見農復會第一輯報告，盛讚你主持四川農地減租之成就，我因此報告老校長總裁蔣公，曾說：有此成就而不自矜伐的篤實學生，應該注意。老校長蔣公必將召見你，你應有所準備，答辭宜謙遜，並勿偏重個人希望和請求。果夫先生留我談話甚久，我說出以農村經濟建設組訓農民之意見，即在增加生產改善農民生活的過程中，建立農村中民主政治的深厚基礎，果夫先生頻頻點頭稱是，並說：可將此意見速向谷正綱先生詳陳。其時谷先生尚在執政黨中央黨部負民衆組訓責任，臨行果夫先生再三說：見過校長後，速將結果報告。我辭別果夫先生返家休養，不久接奉總統府通知蔣公定期召見，這時我正傷臂，求緩見，八月廿五日晚與汪沛然在吳先培家吃麵，余建寅同學匆匆來告：「果夫先生已歸道山！」我立即扶傷往弔，程世傑兄說：「先生在病中曾問道你見老校長後的結果！」我聽後更覺神傷。果夫先生對新舊知識均悉心研究，故能明人之所不能明，言人之所不能言，公忠體國，無私無我，凡足以福國利民的，莫不虛心以求。輔佐先總統蔣公，事無巨細，並顧兼籌，任勞而且任怨，苦心孤詣，培育人才，提携後進，以爲國用，凡有一技之長的，都登錄卡片，量材薦使。我承教誨廿餘年，從未聞其有排除異己之言，諄諄告誡要真誠與人合作。

公地放領計劃督導

後農復會土地組長湯惠孫先生來到我寓所說：「果夫先生曾請蔣夢麟先生和我爲老兄安排工

作，現農復會有一補助公地放領計畫，由省府執行分四區聘設督導，請老兄擔任北區督導。」我當即面向湯惠孫先生懇辭，並請代向蔣夢麟先生辭謝。不久以後湯先生又來，我仍懇辭，並說：「我手跌傷，何能工作？」第三次湯先生又再來說：「你不擔任農村復興有關的工作，夢麟先生和我都無法交代。」我在心情沉重下答應了，因爲這時果夫先生已歸道山。我既然答應，參加工作就應認真執行職務，每次公出，均由臺灣省地政局第三科科長，後任地政局長的簡清楹兄陪同。地區包括苗栗、新竹、桃園、臺北縣、臺北市、陽明山管理局、基隆、宜蘭八縣市局。有一次預定要從桃園到中壢以南一個鄉村去，無交通工具，又值颱風驟雨，有些地政人員都勸不要去，我認爲既已約定，絕無不去之理，風大雨大，傘都壞了，仍然冒著大風雨，全身濕透去辦完工作，傳遍地政人員稱許我「敬業樂羣」，簡清楹兄的工作很忙，我告訴他說：「什麼地方應該去，我自己去，不要再勞煩你陪去，你可作其他的事，如何督導？依照預定計劃進行，發生疑難問題，我自會依照法與理去解決」。過了不久奉到先總統蔣公召見的通知，我晉見蔣公後，蔣公指定要我入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受訓過後，又奉指定留院作輔導委員，編訂「黨政演習業務書」等，雖然很忙，到各縣市去督導的工作仍未中輟。

公地放領嘉惠農民

公有耕地分國有、縣市有、鄉鎮有及公營事

業有等，我參加之公地放領，係放領縣市有及公營事業有一段時期。放領公地係實施三七五減租後，將公有耕地放領與需要的農民，農民取得土地後，樂於投資土地改良，努力增加生產，收益增加，生活水準亦隨之提高。這與我增加生產，改善人民生活之志願相符。承受公地放領人之次序爲：

(一)、承租公地之現耕農；(二)、雇農；(三)、承租公地不足之佃農；(四)、耕地不足之半自耕農；(五)、無土地耕作之原土地關係人；(六)、轉業爲農者。每戶承領公地：田五分至二甲，畑一甲至四甲，但田畑分上中下三等：一則至八則爲上等，九至十八則爲中等，十九則以下爲下等，授權各縣市政府分別擬定，承領人如爲依法承租之農戶，其承租面積，既經配租，故規定依原租面積放領。

放領地價照土地等則全年正產物收穫量兩倍半折成實物計算，地價分十年攤還，每年攤還數額，包括田賦或土地稅以不超過土地全年正產物收穫量千分之三百七十五爲準，這對農民不可謂不優。如願提前繳清地價，在不影響其生活及生產經營情形，政府亦予同意。地價分上下兩期繳納，以適應農戶負擔能力，繳納地價以繳納實物爲原則，亦可按照實物繳納數量，依當地縣市政府公佈之市價折繳代金，田以稻穀，畑以甘藷計算。公地承領人繳清地價後即取得所有權，依手續承領土地所有權狀。領放之國有土地，每年地價收入，悉數繳入國庫，撥作扶植自耕農基金；放領之省有土地，每年地價收入，超過原來租金收

入部份，完全撥充扶植自耕農基金。

五萬農戶領耕公地

辦理公地放領的程序是：(一)查定放領公地：實施放領前，必須督促携帶圖冊，實施逐筆調查其地目，等則、面積，地形變更情形以及合併或分割者，立予調整及測量。(二)公告申請放領：將放領之公地在土地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揭示公告，是時將放領公地清冊存置於鄉鎮市(區)公所，俾便申請人查閱，並以書面通知農戶，限期申請承領。(三)審核申請人：承辦機關接受農戶申請事件核對無誤後，彙送縣市(局)政府提交扶植自耕農促進委員會審查。該會係由地方公正人士，民意機關代表，承租農戶代表，以及有關人民團體等所組成。

全省公地因原有管理機關不同，故放領需分期辦理，民國四十年至四十二年分三期辦理。四十年辦理各縣市政府直接放租之公地共放領二九、三六九甲，承領農戶六一、七八二戶。四十一年放領公地係各公營事業機構劃出，其中大部份係由臺糖公司管理的，共放出一七、八六八甲，承領農戶二九、八一四戶。四十二年放領之公地，大部份約百分之七十爲臺糖公司繼續劃出之公地，少數約百分之三十爲合作農場之公地，放領面積一二、四〇〇甲，承領農戶二一、七八五戶。兩者合計放領農戶五萬餘戶。

臺灣農村復興之路

因常在鄉間參加此項工作，我所得印象是：

(一)此項公地放領德政，農民身受其惠，如有邪說煽惑，不易介入。共產黨沒收私地歸公，國民黨以公地放領私有，其利害民顯而易見。

(二)土地由承租變爲自有，不但房屋修潔，樹木隆盛，道路平坦，而田地大加整理，耕作認真，於是普遍增產。

(三)無論老壯婦女，對有關切身利益之法令，非常熟悉，執行法令的，應嚴格守法，民亦守法，如對任何人稍有通融，則羣起效尤，不達目的，怨恨立起，所以施行法令，不能忽視「公平」原則。

(四)農民之能力不能以學歷衡量，本省人民的先世幾乎全都是大陸移民，其創造與努力精神，代代相傳，年高德邵的，「望重一方，一言九鼎」，此等地方之自然領袖，不能輕視。

(五)生產增加，自然生活也能得到一些改善，但不能說這就算完全提高了生活水準，衣、食、住、行以外的育樂，如：衛生醫藥，教育文化，社會福利中的養老育幼濟貧、公廁、公墓、公井等社會事業，應有專業單位，同時輔導。中美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稱「農村」，而不稱「農業」，意義正確。

(六)公地歸私，應培養農業人才，增加其耕作技能，使對農事增加興趣，不致見異思遷，因此各地農校，應多加維護。

(七)工業逐漸發達，應注意務農的收入，不能與經營工業的收入，相差過鉅，否則農民將羣趨都市，使農事荒蕪，農業不興，工業將失去穩固基礎。(未完待續)